

最苦是情种

痴男怨女

散文精品

恨

当初……

Heu Dang Chu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

最苦是情种

痴男怨女

散文精品

恨

当初……

Chi Nan Yuan Nu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川新登字 001 号

责任编辑:袁正平

最苦是情种·痴男怨女散文精品

恨当初……

李鉴踪 选编

出 版:四川人民出版社

地 址:成都市盐道街3号 邮 编:610016

照 排:北京雷宇三野照排中心

印 刷:新源印刷厂

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

开 本:787×1092 1/32 印 张:6.5

字 数:120 千 印 数:1-5000

版 次:1998 年 10 月第 2 版 印 次:1998 年 10 月第 1 次

ISBN 7-220-02678-1/I·331

全套共 4 册,定价 40.00 元

卷首语

萦绕于心间的痴情与怨恨

人生故事千千万，最动人的是爱情故事；爱情故事万万千，最动人的是那纯真的痴情和深深的怨情。人说太阳情最真，男女痴情真十分！人说天高海最深，情天恨海深万分！

为情所动，因情生爱，因爱生痴，这是人之常情；为情所困，因爱生怨，因怨生恨，也是常有的事。爱情的力量是巨大无比的，满腔的痴情能使一个颓废的人振作起来；深深的怨恨则会把一个人折磨得死去活来，所谓“断送一生憔悴，只消几个黄昏”。

刻骨铭心的爱情经历是永生难忘的，痴情与怨恨将永远萦绕于心间！

想当初，一见倾心，脸如红云，心似小鹿，“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”，心跳的感觉让人窒息！

悔当初，错怪了心上人，抛却万千恩爱爱情，纷飞劳燕各西东，悔不该呀悔不该！

怨当初，你是如此如此的冷漠，我是多么多么的寂寞，那堪东风折残柳，乱随流水到天涯。“不思量，自难忘”哟！

恨当初，多情反被无情误，狠心的人儿将我抛，棒打鸳

鸯，天各一方！“珊瑚枕上千行泪，不是思君是恨君”！

萦绕于心间的永久的痴情与怨恨，将如影随形，紧紧缠绕你一辈子。这种感情是无法消除、永无止境的，“此情无计可消除，才下眉头，却上心头”；“天长地久有时尽，此恨绵绵无绝期”！这种心事是苦不堪言、不能告人也不愿告人的，“心思不能言，肠中车轮转”！你愿意在黄连树下独自品尝苦果，你乐意在揪心的痛楚中去自个咀嚼往事。

本系列精选中外抒发痴情与怨恨的散文精品，编成《想当初……》、《悔当初……》、《怨当初……》、《恨当初……》四本。其中既有文学大师的心灵写照，也有寻常人生的感情经历。世人皆知黄连苦，你读过之后方知人间最苦是情种！

天不老，

情难绝，

心似双丝网，

中有千千结！

呜呼！好一个“痴”字得了，好一个“怨”字了得！

目 录

永远的蝴蝶·····	陈启佑 (1)
橄 榄·····	张抗抗 (3)
情 书·····	琳 琳 编译 (12)
雨 巷·····	谢瑞元 (16)
扇 子 ·····	山月云瑶 (18)
小溪梦寻·····	丘 峰 (22)
倾 诉 ·····	(南)拉兹任罗 (34)
槐园梦忆·····	梁实秋 (40)
电波情话 ·····	(英)詹·里·米尔尼 (46)
翡翠葫芦·····	小 满 (52)
我绕不过那团绿·····	颜廷奎 (55)
命中注定·····	[美]劳埃斯·邓肯 (59)
我心中的青桔子·····	梅 荣 (67)
木制明信片·····	申力雯 (69)
情溯明月·····	张国擎 (73)
无知扯断了红丝线·····	陈 春 (78)
化羊河·····	朱晓武 (82)
莫泊桑的遗恨·····	[俄]康·巴乌斯托夫斯基 (86)
杨家表妹几多情·····	农 妇 (91)
哭马健·····	周 彦 (98)
烟湖更添一段愁 ·····	梦 莉 (101)
蔷 薇 ·····	许 淇 (105)

黄昏之献	丽 尼 (111)
枣树, 枣树	董恒波 (113)
那 131 级台阶	佚 名 (117)
刻骨铭心的邂逅	蓝 薇 (121)
我不能跟你走	韩政良 (124)
愧对那双眼睛	地 山 (132)
永存的慰藉	路长琴 (135)
受伤的女孩	敖长珍 (139)
欲哭无声	白 夜 (144)
梦醒时分	丰 色 (152)
一开始就错了	陈科旭 (154)
在水一方	琼 瑶 (159)
两次不幸的婚姻	叶 露 (165)
少女的烦恼	梅 欣 (171)
含泪的祝福	恽 子 (174)
哭的是他	佚 名 (179)
爱你不能言	张 华 (182)
恨不相逢未许时	陈才俊 (186)
风不像风, 月不是月	杜或华 (192)

永远的蝴蝶

●陈启佑

那时候刚好下着雨，柏油路面湿冷冷的，还闪烁着青、黄、红颜色的灯火。我们就在骑楼下躲雨，看绿色的邮筒孤独地站在街的对面。我白色风衣的大口袋里有一封要寄给在南部的母亲的信。

樱子说她可以撑伞过去帮我寄信。我默默点头，把信交给她。

“谁教我们只带来一把小伞哪。”她微笑着说，一面撑起伞，准备过马路去帮我寄信。从她伞骨渗下来的小雨点溅在我眼镜玻璃上。

随着一阵拔尖的刹车声，樱子的一生轻轻地飞了起来，缓缓地，飘落在湿冷的街面，好像一只夜晚的蝴蝶。

虽然是春天，好像已是秋深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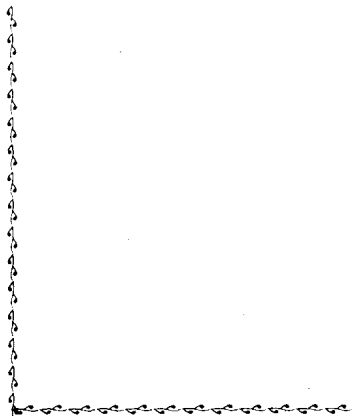
她只是过马路去帮我寄信。这简单的动作，却要教我终身难忘了。我缓缓睁开眼，茫然站在骑楼下，眼里裹着滚烫的泪水。世上所有的车子都停了下来，人潮涌向马路中央。

没有人知道那躺在街面的，就是我的，蝴蝶。这时她只离我五公尺，竟是那么遥远。更大的雨点溅在我的眼镜上，溅到我的生命里来。

为什么呢？只带一把雨伞？

然而我又看到樱子穿着白色的风衣，撑着伞，静静地过马路了。她是要帮我寄信的，那，那是一封写给在南部的母亲的信，我茫然站在骑楼下，我又看到永远的樱子走到街心。其实雨下得并不大，却是一生一世中最大的一场雨。而那封信是这样写的，年轻的樱子知不知道呢？

“吗：我打算在下个月和樱子结婚。”



橄 榄

●张抗抗

冬天从这里夺去的，
新春会交还给你。

——海涅

那一片密集的橄榄树林，伫立在黄褐色的山坡上，树梢上似乎挂着几片低低的灰色浮云。虽值冬令，树叶儿仍是青苍葱郁。然而在那油绿的叶片背后，秋天的缀满了枝头的尖尖的小果，却早已被采摘得一干二净，连一颗也不曾剩下。它们真是一颗也不曾剩下么？我愿走遍这橄榄林来找到它们。……可是，我知道，我是再也不可能找到他了。因为“我没有看见过他的脸，也没有听见过他的声音，我只听过他轻蹶的足音，从我房前的路上走过”。我到哪儿去寻觅他呢？实在我连他的模样也记不得了啊。在我纷繁的记忆中，他很像崇山峻岭中的一条小溪流，隐没在遮天蔽日的林木深处，只在偶尔的一瞥中，能看见溪水的闪烁，却找不到它的来源，也寻不见它的去路。有时候，他好像在我的生活

中永远地消失了。可是，在那意想不到的记忆的瞬息闪电中，他又清清楚楚地站在我的面前。想要忘掉他是不可能的。尽管至今我并不知道他的名字。……

我徘徊在这一片生机勃勃的林中的，于是，那多年前尝过的橄榄——小小的、生脆的青果，那甜津津的苦味，又从嘴边汨汨地流进了心底。……

“给！”他的一只大手摊开在我的面前，手掌上似乎滚动着什么。我不想看，我正在伤心地哭泣，没完没了地抽动着肩膀，泪珠儿沾湿了胸口的红领巾，又掉落到化妆室的地板上。

“给！”他重复说，一只手颇有耐心地伸在那里。我不想理他，我也不认识他，大概是业余广播剧团新来的学员。他也想和大伙儿一起来嘲笑我吗？我今天上台朗诵诗时，就算念错了几个地方，能怪我吗？导演昨天才给我的诗稿。我继续哭着，似乎要让全团的人都知道我的委屈。……

“哎哟，小姑娘，你的眼泪是咸的，我的果子是苦的，可你的眼泪不会变甜哩，……”

他说什么？嗓音像低沉的巴松。

我抬起头来，面前是一个细高个的男青年，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拉链衫。他的手掌上有几颗绿色的、椭圆形的小果。

“生橄榄？”我摇摇头，它太苦啦。……

“苦，是吗？”他耸了耸肩膀，叹了口气。“大人们都不喜欢苦的东西，小姑娘也不喜欢。……可是，苦和甜难道是可以截然分开的吗？你吃橄榄，好像苦，一会儿就变甜了，

它会变，懂吗？”

我啧啧舌头，好像上头流过了一种甜丝丝的味道。我不情愿地把橄榄塞进嘴里去。多奇怪呀，它真的会变哩，它比眼泪的涩味好多了。我为什么要哭呢？多没出息。下次演出，我不也会变出一首顶漂亮的诗来么？我嚼着果，瞧着他，破涕笑了起来，他也笑了，像一个温和的大哥哥。

演出结束了，汽车送我们到电台门口。电台离我家两站路，每次我都自己走回去。

“不害怕吗？小姑娘。”他跳下车，朝我走过来。

怎么不害怕呢？今天太晚，都十点多钟了。

“我正好和你同路！”他说。

我在他旁边蹦蹦跳跳地走着，哼着歌，已经忘记了几小时前的不快。那橄榄真好。可他这会儿为什么变得这么严肃了呢？

“你的诗一共十六行，念错了三个字，漏掉了一句。”他说。

我吐吐舌头。

“教室的室，应念 shì，不是 shí；蜘蛛的蜘，应念 shī，不是 zī，南方人总是 zhì—zī 不分的。”

“shì—shí，室。”我愁眉苦脸地念道。“怎么能把所有的字都记住呢？”

“查字典呀，一个一个地查。”他的口气，好像在大提琴的弦上用了加倍的力气。

我不作声了，冬夜的风，钻进我的纱巾里，我弯腰去拣路灯下的一片梧桐树叶，像一片透明的细网，边上缀着珍珠

似的梧桐籽儿。……

“不过，你朗诵时感情是真挚的。我喜欢这个。”他补充说。

梧桐叶随风飘落了，像一只弯弯的小船，要去远航。梧桐籽留在我的手心里。

冬天从这里夺去的，

新春会交还给你——

他低低地念起诗来。庄严得像一位童话中的王子。他的诗，像一首委婉而优美的大提琴奏鸣曲，从我的心上缓缓流过。那旋律，仿佛要把我整个儿包围起来。寂静的马路上，好像寒冷的冬天过去了，蝴蝶在街心公园的绿草地上翩翩起舞。……

“海涅，知道海涅吗？这是海涅的诗。”

我点点头。呵，莫非他也想当海涅那样的诗人吗？

“你长大干什么呢？”他忽然问。

“考重点中学呀，再考重点大学。”我一本正经地回答。我当然不敢告诉她，我如何崇拜一个当时最出名的女作家。

“和我一样，我也想考最好的大学。可是总考不上。”他笑了笑。“不过不要紧，会考上的，明年就会考上。到时候我请你吃糖。吃巧克力，好不好？考不上也没关系，就像生橄榄，有人觉着是苦，有人却以为是甜。苦和甜，人和人的感觉还不一样哩。……”

那天晚上，我还来不及把他的话说得很好地想一想，就看见了爸爸妈妈在小巷口的路灯下朝我走来。他们来接我了。我欢喜地扑上去，忘记了和他说再见。

下一个星期六，再一个星期六，他照例对我说：“走吧，咱们同路。”我们照例在马路上念诗。……他像每次那样，纠正我的发音，不知不觉就走到我家的那条小巷，爸爸妈妈又在那儿等我。我总是迫不及待地跑上去，即刻把他忘得一干二净。回到家里，才想起来没有同他再见。他好像并不生气，下一次，他仍然送我。他每次对我说的话，总和别人不一样。可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呢？他叫什么名字？那时好像还没有懂得大人们交朋友的习惯，我总没有想起来问他。

过了很久，又是一个星期六，没有我的节目，我在电台大楼的走廊里闲逛，忽然听见从一个空屋子里传出叮咚的钢琴声，是我最喜欢的儿童歌曲《是谁吹起金唢呐》，我推门一看，竟然是他在弹，弹得那么专心。我悄悄溜进去，站在一边听着。听着听着，我也跟着唱起来：“……李花像云朵呀，桃花像朝霞，牵牛花爬上了小篱笆。……”

外面街上走过几个青年，把脸贴着玻璃看了一会，怪声怪气地唱道：“哎哟——小妹妹唱歌郎弹琴，……”

那一曲正好終了，我便好奇地问他，“他们唱什么狼弹琴，狼难道会弹琴吗？狼弹琴，我才不唱哩！”

他忽然脸红了，呆呆看着我，很快站起身，“砰”地合上琴盖，走了出去，那琴键还在跳跃着，欢乐的曲子在地毯上飞舞，一会儿便消失在那关闭的琴盖里，无声无息了，只留下我一个人，莫名其妙、惶惑不安地站在那里。

晚上出来，他不再送我了。那琴盖“砰”的一声响，好像把我们之间的一种什么打断了。我难过了好几天。好在不久功课紧张了，准备升学考试，我一连好几个星期没去电

台，也就把这件事忘了。升学考试以后，我又生了病，一直到八月中旬拿到了录取通知书，我才欢天喜地地出现在星期六的播音室门口。

我的眼睛在急切地转动，搜寻着他。我要告诉他，我考上了全市最好的中学。而他呢？还在生我的气吗？他考上最好的大学没有呢？他说他要考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，他没在这儿，一定是考取了，去北京了。他说过要请我吃巧克力的呀。

“考上了吗？考上哪儿了？”大伙七嘴八舌地问我。

“一中，重点学校。”我心不在焉地答道。

“给你！”突然一双白皙的手，递过来一包东西。

“你的哥哥走啦。”有人同我开着玩笑。“这是他留给你的糖。”

“他，他去北京了吗？”我快活得喘不过气来。

“去新疆建设兵团了。……又没考上。……一连三年，文学、外语、口试、小品，都是第一，每次参加复试，都在前三名。可是，又没录取。……”

我的心，好像一下子掉入了冬天的西湖，冰凉冰凉。“为什么，为什么不录取他呢？”我叫起来。

“他父亲……啊，我也不清楚。……”他们没有说下去。

我明白了。默默走出去，我想哭。我想到了我自己。将来，是否也是同样的命运在等着我呢？他送了我那么多次，竟然一句也没对我说过他自己，他一定是把我当成天底下最傻的小姑娘了。现在我到哪儿去找他呢？我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呵！

我悄悄走进了那间他弹过钢琴的房间，一个人打开了那个纸包，并不是什么巧克力，而是乌溜溜的几只橄榄，扑来一种奇异的香味。橄榄上有一张小纸条，写着两行小诗：

冬天从这里夺去的，
新春会交还给你。……

没有名字，也没有地址，就这样走了，走到谁也不知道的地方去了。我到哪儿去找他呢？我再也见不到他了。

我哭起来。成串的泪珠从脸颊上滚落下来。不知为什么，我心里觉得很悲伤。在我那尚未受过挫伤的童稚心灵里，第一次充满了一种对人的深深的同情，也有对我自己未来的恐惧。可是他，为什么还喜欢吃橄榄呢？生的橄榄，苦涩的青果，说什么对苦和甜，人和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，苦和甜是会变的。他是多么奇怪的一个人啊！

我长久地哭泣着。为他，也为我自己。他说过，咸的泪水不会变成甜的。可是橄榄为什么不是生来就甜呢？也许那样的话，大人和小姑娘们都会喜欢它了，……我要哭，也为橄榄。……

我徘徊在这一片密集的橄榄林中，寻觅着那枝头也许会侥幸留下的小小的青果。仿佛要找到自己的过去。后来的这些年中，命运像对待他一样，也无情地把我抛出了西湖那温暖的摇篮。我当然是没有再考上什么最好的“重点大学”，而是像他一样，毅然别家而去，远走天涯。在那漫长的艰苦岁月中，我常常想起他来，想起他的发白的拉链衫，也想到那颗橄榄。

有时我觉得，他是从我的生活中永远地消逝了。可是

知什么时候，他像亮晶晶的小溪流一般，从千折百回的山岩里转出来，在我面前倏地一闪，又欢欢乐乐地奔向密密的丛林里去了。那时候我才体会到，一个似乎很平常的人说过的一句似乎很平常的话，常常会对一个人的一生发生不平常的影响，它留在我记忆仓库的一角里多年，而说不上什么时候，当你也面临一种相同的处境的时候，你才会真正理解它。尽管你也许根本想不出这句话来自哪里，也记不起那个陌生人是谁。……

然而，我还是渴望着能够找到他。我幻想着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出色的导演，带着一台最轰动的戏，从新疆来到北京的舞台上。我坐在观众席上看戏，看着看着就像孩子一样哭起来。那时候他就会说：“哎哟，小姑娘，眼泪是咸的，橄榄是苦的，可眼泪不会变甜的呀！……”

也许就因为这神妙的、会由苦变甜的橄榄，我们才使自己止息了哀叹和哭泣，从那阴暗的小屋里走到了开阔的原野上；我们才度过了那些没有太阳的日子，寻找着我们期待的光明。生活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，勇气和信念带给我们无穷的希望。他在十八年前就懂得了这一点，他是多么幸福啊。也许这本来是一个简单的道理，只是还没有很多人懂得或者愿意像他那样去做。

我终于在一株瘦弱的橄榄树下，拣到了一颗尖尖的黄褐色的小果，它的皮已经变得很皱，要不了多久，它就会化为泥土，融进深厚的大地中去。它将不复存在，只留下一粒坚硬的橄榄核。然而，这又有什么呢？——